

死亡學

周慶華 著

本書簡介

「生死兩茫茫」，想必是人始終無法釋懷的勘生窺死，也就成了我們可以確保存活！攝古今中外相關的論著，重新規劃了一套以權作大家的「嚮導」。其中有死亡科學、死亡社會學、死亡經濟學、死亡倫理學、死亡藝術學等次學科的建構，也有理論知識運用的倡議和未來研究方向的預期，合而展現了一門「死亡學」學科理當有的「全備式」規模。



五南文化事業

ISBN 957-11-2742-6



9 789571 127422

00380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死亡學

周 慶 華 著

中國文化大學文學博士
臺東師範學院語文教學系副教授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死亡學 / 周慶華著. -- 初版. -- 臺北市：五
南，民91

面； 公分

參考書目：面

ISBN 957-11-2742-6（平裝）

1. 生死學

191.9

91000850

1BN5

死亡學

作 者	周慶華 (114.2)
編 輯	吳燕萍

出版者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人	楊榮川
地 址：	台北市大安區106 和平東路2段339號4樓
電 話：	02-27055066
傳 真：	02-27066100
郵政劃撥：	0106895-3
網 址：	http://www.wunan.com.tw
電子郵件：	wunan@wunan.com.tw

版 刷	2002年2月 初版一刷
-----	--------------

定 價	380元
-----	------

版權所有・請予尊重

序

我第一次見識到死亡，才剛滿四歲。父親服務的礦坑，發生了災變，屍體一具具的被運上來，整齊的排列在廣場上。母親帶著我，守候在坑口，焦急的探詢每一臺煤車上還能講話的人。最後看到了父親烏黑血淋的身影，他站在煤車上攙扶著一個傷得比他還重的伙伴。整夜陪著父親在工寮敷藥，聽他敘述慘劇的經過，而屋外不斷地響起淒厲的哭喊。如今那一聲聲穿透寒夜的哀號，還沒有從我的記憶中褪去。

爾後，又經歷過兩位外祖父相繼辭世。他們一位是母親的生父，一位是母親的養父，對我都疼愛有加。我的童年如果少了這兩位老人家的呵護，不知道會多麼的缺憾無助！只是他們臨終前的衰病狀態，以及喪事中的悲哀氣氛，卻讓我十分的困惑和駭怕：生命的終了，為何總是避免不了痛苦；而生命終了後，又將往何處去安頓？我不相信那個小小隆起的墳墓，就是他們的歸宿；

他們一定會在另一個空間繼續他們生前未完的酒興。母親不也說了：他們都到天上當神去了，以後不會再跟我們一樣吃苦了。

鄉居的日子，幾乎不知道外界的訊息；而成天玩樂，倒也能沖淡對生命未知一面的恐懼。但偶爾傳來附近海上有軍機失事、鄰村某某海釣時被瘋狗浪捲走而下落不明等等，卻又重重勾起猙獰的死亡的回憶，心頭的陰影也再疊厚一層！我想不透是什麼力量促使著大自然要吞噬一個人的性命；彼此都在艱苦的營生，也頗小心地因應著環境的變化，但總有人會在我們沒有察覺的情況下，無聲無息的消失了蹤影！這一點，在我稍後隨父母遷居城鎮，更深感無奈和不解！街上一年到頭都有人在趕辦喪事；只見死者像一陣煙，突然竄起，倏忽散盡，還來不及詢問第一個的遭遇，又有第二個在領受家人的哀泣！生命如此脆弱不定，而周遭環境又是如此的冷峻無情，直教人悲懷難抑！

當中我特別擔心的是父親的安危，他一次又一次的瀕臨礦坑的災難，也一次又一次的攔走我「人可以掙脫生命的悲苦」的信念。每天目送著他去上工，既盼望他平安歸來，又恐怕他誤入變故，心裡無時不湧起家中會頓失支柱的疑懼和驚慌！雖然最後父親安然的離開了礦場，也在無師自通的情況下兼起廚藝的工作，並在家鄉慶雲宮當了幾年的廟祝。但長久積累的塵肺症卻害慘了他，直到晚年都沒有過一天舒服的日子。每次陪著他進出醫院，看著他被施予急救的苦狀，我總會恨上天為何

這般的折磨人。先前內人生產時因腦血管破裂，住院開刀治療，跟母親輪番照顧她的一個多月中，已經感受到疾病的可怕，這次再從父親身上看到了疾病的嫌惡！如今父親撒手西歸了，他並沒有戰勝病魔，而他躺在病床上掙扎受苦的表情，也不時的從我的腦海中慘淡的浮現。

十年前，祖母在一陣昏迷後走了，接著七叔也在工地遭水泥車意外輾過喪生，他們都還讓我留下一段記憶。但常聽到的卻是早在我出生前後棄世的祖父和二叔的故事；父親每每提到他們父子兄弟間的感情，臉上總有奕奕的神采。我不知道父親是用什麼方式在懷念著他們，直到自己失怙後，才凜然驚覺只有一句「刻骨銘心」可以用來形容這日夜縈繞不去的思親情懷。也許曾經藏在父親心中的就是這份痛感，也是他所能藉以渴望克服陰陽阻隔的唯一方式。至於那臉上的神采，就當作是「說得忘形」時自然的流露吧！

到這裏我才領悟到死亡不是一個「肉體生命」的消失，而是更多「精神生命」的誕生：它總是讓我們「思前想後」，也讓我們忖度自己所能承受的「擔負」，而經驗就這樣「代代相傳」，綿延不絕！把這點推擴開來，死亡要有積極性的語言，才能將它「說清楚」，並且賦予它凡事都得一併「想到死亡」的特殊價值。在這個前提下，死亡就無法離開科學、哲學、心理學、社會學、經濟學、倫理學、法律學、宗教學、藝術學等角度的「關照」和「衡量」，而為它建立起一套「可操作」

的理論知識。由此可見，生命即使不是為死亡而存在，至少也是因死亡而成為可懸念的對象，「死亡的計慮」終究要貫串人的一生。

有感於死亡的諸多「魅力」，我寫了這麼一本《死亡學》的專書。一來嘗試宏闊該一學科的規模，以論人所「不及論」或「不能論」來和學界交流對話；二來並以跨向超越界或神秘界的思維，開啟生死兩端的通路，從而彰顯自己特有的深沉的體悟，且冀能有所「回饋」於關心這一議題的朋友。謝謝五南圖書出版公司的接納，也謝謝副總編輯王秀珍小姐的賞愛和特約編輯吳燕萍小姐的編輯。有他們的慨允出版和勤力編務，才使得上述的一點想望得以實現，我衷心的感念。

周慶華

目次

序

第一章 緒論 ————— • 001

第一節 一個新學科的誕生／ 003

第二節 為什麼要研究死亡問題／ 009

第三節 怎樣研究死亡問題／ 017

第二章 死亡學的性質 ————— • 023

第一節 死亡學的界定／ 025

第二節 死亡學與存在主義／ 029

第三節 死亡學與臨終關懷／ 036

第三章 死亡學的範圍 · 043

第一節 死亡科學／045

第二節 死亡哲學／060

第三節 死亡心理學／075

第四節 死亡社會學／094

第五節 死亡經濟學／111

第六節 死亡倫理學／126

第七節 死亡法律學／142

附 錄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158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施行細則／163

刑法（第二十二至二十四章）／164

第八節 死亡宗教學／168

第九節 死亡藝術學／186

第十節 其 他／202

第四章 死亡學的運用 · 211

第一節 自我生命的安頓與開展／213

第二節 建立與超越界的和諧關係／222

第三節 促成整體觀的社會福利的實現／232

第五章 既有相關研究成果的檢討 · 243

第一節 缺乏周到的「後設」認知／245

第二節 未能開拓實際可期的「遠景」／ 253

第三節 「方法論」的反省有待加強／ 261

第六章 結 論 ————— • 271

第一節 主要內容的回顧／ 273

第二節 未來的展望／ 276

參考文獻 ————— • 279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一個新學科的誕生

有一則德黑蘭死神的故事說：一個有財有勢的波斯人，有一天和他的僕人在他的花園中散步。僕人大叫大嚷，說他剛剛碰上死神，而死神威脅要取他的命。他請求主人給他一匹健馬，他好立刻啟程，逃到德黑蘭去，當晚就可以抵達。主人答應了，僕人於是縱身上馬，放蹄急馳而去。主人才回到屋裡，就碰上死神，便質問他：「你幹嘛恐嚇我的僕人？」死神答道：「我沒有恐嚇他呀！我只是奇怪他怎麼還在這裡而已。今天晚上，我打算在德黑蘭跟他碰面哩！」〔弗蘭克（V. E. Frankl），1992: 64〕。

從某個角度看，死亡就像上述這則故事所暗示的那麼簡單：「時候」到了，就要結束生命或被帶離塵世，似乎沒有可以商量的餘地。但換另一個角度看，死亡卻又極端的複雜：它不只是單純的肉體生命的消失，還牽連到人為什麼會有死亡、死亡後的世界又是如何以及活著時要怎樣因應死亡等等不可避免要思考的問題，人很難光憑「就讓它一死了之」一個反應，就可以瀟灑或輕鬆的瞑目離去。換句話說，死亡不是一種「自然」現象（如果是

這樣，那麼我們就無由想到死亡或有因死亡而起的恐懼、憂慮、悲傷和憤怒等情緒流露），而是一種「人為」的事實。這種事實，包括著它是由人「意識」它的存在、「界定」它的性質以及「計劃」從中獲得解脫等等（其他生物就「不可能」有這種後設知覺）。而所謂的複雜，就是該人為的「必定」無所止盡或不可預測，導至到頭來連我們自己都不敢自信「已經了知死亡」或「對死亡早有相應的準備」。因此，就有了「死亡學」的需求。

「死亡學」是源自自我內在的渴望而逼迫成形的，嚴格說來它不能由任何人加以「非己意」的限定。但基於相互借鏡或相互攻錯的理由，也不妨將它同置於學術的尺度下檢驗它的功效。這首先是死亡學（thanatology）名稱的源起。據說死亡學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美國新興的一門學科（參見傅偉勳，1993: 18），主要是為了撫平人心因戰爭中死傷慘重所帶來的震撼和悲慟。所謂「死亡學的出現乃是因為當時美國的行為科學家發現多數的美國人無法正視死亡、平和善終，便起而提倡死亡覺醒運動。該運動適時地與興起於英國的臨終關懷運動相互呼應，於是開展出死亡學的主要內涵：死亡教育、臨終關懷、悲傷輔導等」（林綺雲主編，2000: 28），就是在說明這種狀況。但也有人說死亡學這門學科才誕生不久：「『人為什麼會生、為什麼會死？』……『為什麼有平凡人、有非凡人？』……『生物基因設計了軀體，什麼東西設計人的靈魂？』……諸如此類的科學探索，在二十世紀結束前的幾年才剛剛開始。這類研究的發源地有二：一個在美國的聖他非研究院；另一個在比利時布魯塞爾自由大學。前者專門研究複雜性和人工生命系統；後者研究『非死亡控制』問題。由此估計，二十一世紀的科學研究，有一個很大的部分將涉及生命與

死亡系統。因此，生死學（死亡學）是一門逐漸興起並有成長趨勢的新學科」（陶在樸，1999:4）。就在死亡學出現的或「早」或「晚」還沒有定論前，許多人又急著要更換名稱，將它改為「生死學」（life and death studies 或 biothanatology）。這最先的倡議人是傅偉勳（傅氏又模仿日本人的翻譯）。他認為死亡學應該放在廣義的生死學探討範圍之內，乃是「由於生與死構成不可分離的一體兩面之故。生命的意義必須假定死亡的意義，才會彰顯它的終極深意，反之亦然。如說孔子所云『未知生，焉知死』，有見於『生』而無見於『死』，固屬一邊之見；死亡學也有偏重『死』而忽略『生』的危險，亦屬一邊之見。因此，我們必須結合『生』與『死』，生、死問題的學理探討一時並了，而讓死亡學在現代生死學的研究領域，發揮它的學理功能與真實意義出來」（傅偉勳，1993:178）；爾後相關的論說，幾乎都以生死學標名（詳見陶在樸，1999；蔡瑞霖，1999；尉遲淦主編，2000；曾煥棠，2000；林綺雲主編，2000）。這種「爭議」自有心理、社會和文化的因素〔如有位論者所說的就是：「無論是『生死學』或『死亡學』，都是以生命關懷為出發，因此這兩個名詞的概念是可以相通的。然而在國際學術交流的研討會中，『死亡學』一詞已被普遍接受並使用；反觀我們國內因受文化、習俗等因素之影響，談論『死亡』一直被視為是個社會禁忌，因此用『生死學』代替『死亡學』可能較易被國人所接受，因為『生』的喜悅可沖淡『死』所帶來的恐懼。」（林綺雲主編，2000：吳庶深序vi）〕，還可以再作討論。這裡為保留這門學科是因「死亡」而起的原意，姑且沿用較早的「死亡學」的名稱而不別作更動。

其次是死亡學作為一門有關死亡（生死）的學問的內在形塑

力和多樣性質。死亡學的名稱只在死亡學作為學科時才有意義，此外它都要貼近人的生命而自由決定取捨。也就是說，它是緣於人自己對「死的憂慮」或「生的困惑」而窮究所得的學問，要用什麼名稱或甚至要不要有名稱，基本上已經不重要。而從這一點來說，有人所辯稱的死亡學「難學」或「深奧」就沒有什麼意義：「（死亡學難學、深奧的原因）第一，『死亡』自古至今一直是神祕莫測，許多哲學家、宗教家與科學家窮其一生探索死亡的神祕，直至今日卻沒有一位能夠給予我們令人完全滿意的答案……第二，此門課程之所以難學，乃是由於有關死亡的知識，涉及極其廣泛的學術學問與問題課題，諸如世界哲學、世界宗教、宗教學、世界文學音樂藝術、一般科學、心理分析、精神醫學、精神治療、民間風俗、法律知識、歷史文化等等；之所以深奧，乃是由於一大半人即使『活到老，學到老』，也無法真正領會死亡的意義，遑論超克死亡了」（傅偉勳，1993: 28）。殊不知前人探索死亡問題都在「自造自得」，何必要在乎別人不能感到「滿意」？再說探索死亡問題所需要的資源也因人而異，又如何說一定得牽涉許多學科才算數（真正領會死亡的意義）？可見論者這種說法，是基於學科建立的需求，而不是人心普遍的渴欲。不過，話說回來，一門學科的建立完成，多少也能深化人對死亡問題的思考。比如說有人推動死亡學，目的在於「改善個人、社區及全人類的福祉」；因為「當今人類許多死亡的原因是由於個人或團體的貪婪、自私、冷漠及偏見所引起，因而帶來戰爭、環境污染、貧窮、饑荒、恐怖活動及種族間嚴重衝突」。至於「如何清除及預防這些『驚恐死亡』的發生，以提升全人類的生活品質，和保護人類生命的尊嚴」，則「需要我們本著互愛及互助的